



詩

國風 鄭王

卷之一 曲之二

服部文庫  
117  
166  
5





117  
166  
5

毛詩疏卷第四 四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陸曰：上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

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土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

也。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



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  
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  
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  
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  
言爵為伯服在甸按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  
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  
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  
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  
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為伯甸本  
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  
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  
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  
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數之共為  
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  
曰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于河  
而王城在河南洛非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  
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  
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

為 為

天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  
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源之田晉於是  
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  
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非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  
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  
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  
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  
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  
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  
謂鎬京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  
是也○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  
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眾觀召公所  
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  
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  
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  
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

毛詩疏 卷四十二 二 及古蜀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  
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  
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  
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  
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  
時爲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  
陽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  
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  
爲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  
歸處西都。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  
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  
士也周謂之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  
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  
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  
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  
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復廢申后太子宜咎奔  
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亡王室淫衰郊特牲曰  
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

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於緡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  
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  
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  
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瓘扈立崩子懿王囂立  
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燹立崩子厲王胡  
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王  
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  
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  
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  
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  
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  
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  
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  
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  
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

三寺流  
卷四之三  
及古



也

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賤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賤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賤之而作風非謂探得其詩乃賤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

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崩維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蕓居中從可知兔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兔爰旣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



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推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竝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謚此言以葛藟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

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離如字說文作穉過古臥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徨皇反徨音皇鎬胡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木此

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疏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

正也今詩本皆無疏○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

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于宗周鎬京過

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禾黍以先

王宮室忽為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

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

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諸宗周

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

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

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

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仿

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

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

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

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疏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于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同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未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爲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彼彼宗廟宮室

云宗廟宮室

秀

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

憂無所愬

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搖音遙愬蘇路反知

我者謂我心憂

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

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云遠

意一作貌



字書從日亦聲亦言  
工老反補

乎蒼天仰懇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  
疾之甚○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反爾雅云春為蒼天  
昊天晏密中反  
閔也秋為昊天  
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  
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  
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  
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為心憂不知我  
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問不去謂我有何  
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訴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  
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  
廟在荒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  
宗廟宮室  
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  
波漫正謂黍稷為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  
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  
宗廟至尚苗  
正義

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  
故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  
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  
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  
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種故黍秀而  
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  
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  
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  
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  
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  
日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遲遲也釋訓  
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  
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  
之意故為憂思無所愬也  
○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為行箋  
又訓經之行以為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  
道也  
○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



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  
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昊天昊天大貌故言  
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  
慈之恩覆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  
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  
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  
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  
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  
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  
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  
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為稱  
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  
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  
說與毛同謹按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  
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  
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  
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

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闕下言之  
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  
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  
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  
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  
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旻天  
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為  
蒼天夏為昊天歐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鄭既言  
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天夏  
蒼天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  
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  
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  
此亡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  
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黍秀之詩以歌  
之其詩曰黍秀漸兮禾黍油兮彼彼童兮不我  
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

毛詩疏 卷四之二八 及古閣



噎於結反補

王但非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噎憂不能息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然之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

難乃旦反下注同風福鳳反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

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其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曷何也君子往行

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息之甚寒未反雞

棲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鑿牆而棲日埭云

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

古經作曷且至哉于往也

期



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

塒音同爾雅同玉篇時理反鑿牆以棲雞鑿在畜許又反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

息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息之

鑿牆而棲曰時正義曰釋宮文

也又云雞棲于杙為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曰塒

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佷

佷會也

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

而有來會期

佷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

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

括古活反弋本亦作杙羊職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云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反或音羊持反

古亂下有世字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

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遠于萬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已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招呼之事。祿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已之道非為祿食而仕今言祿仕則是止為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云由從也君子



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  
 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  
 職也音皇其樂只且音皇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  
 此而已音皇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音皇君子至只  
 為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已  
 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  
 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  
 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音皇鄭唯以  
 由為從為異餘同音皇陽陽至之樂音皇正義曰言無  
 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  
 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  
 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  
 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鑠也春官  
 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笙簧簧  
 則簧似別器云彼於笙簧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  
 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  
 知此非笙簧而必以為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  
 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  
 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  
 非笙簧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  
 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  
 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常  
 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  
 皆有房中之樂也音皇由從官職音皇正義曰釋詁  
 云由從自也俱訓為自是由得為從以招人必欲其  
 從已故易傳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招已故言我君  
 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  
 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  
 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  
 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  
 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  
 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  
 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  
 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  
 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  
 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  
 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  
 天官宮人掌六寢之條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  
 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  
 故得有**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  
 貌翽翽也翽也云陶陶猶陽陽也翽舞者所持謂  
 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  
 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音遙翽徒刀反敖五刀  
 反遊也翽徒報反沈徒老反

俗作翽翽於計反燕  
 本又作宴於見反  
 其樂只且翽翽也翽也  
 翽也李巡曰翽舞者所持翽也孫炎曰翽舞者所持  
 羽也又曰翽翽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翽也然則翽  
 訓為翽也翽所以  
 為翽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  
 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  
 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  
 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揚如字或作  
 楊木之字非屯



徒門反。戍束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息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朔。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息焉。○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思而總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此刺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列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故知近疆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 興也。揚激揚也。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

澤之令不行于下民。○薪音新。激經歷反。湍吐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其音皆放此。或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云懷安也。息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揚之水至歸哉。○毛以為激揚之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白不為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頗僻。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

三言 卷四 二十三 及古 曷



三言正

卷四之一

漢書

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羨其得在家息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為怨鄭唯上二句為異餘同。興也揚激揚。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文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為興。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俱訓為止是懷得為安此承不與我戌申之下故知息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息當息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息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揚之水不流束楚。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戌甫。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甫諸姜。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周語云作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故

三言流

卷四之一 十四

及古屬

傳曰甫諸姜許諸姜皆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戌唯應戌申不成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戌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揚之水不流束蒲。蒲草也。蒲蒲柳。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戌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彼其之子不與我戌許。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蒲蒲柳。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籛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厚

中谷有雅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

○雅吐雷反韓詩云荒蔚也廣雅又名益母

**中**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

恩日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

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

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

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

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

喻夫恩薄爾雅之傷於水始則涇中則脩久而乾

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

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

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涇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

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其

初而嘆次而獻後而泣既嘆而後乃獻艱難亦輕

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雖或

於

逆或順各  
有次也

中谷有雅嘆其乾矣

興也雅離也嘆菸貌陸草生於

谷中傷於水

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

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則病

將死○嘆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

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有女此離慨其嘆矣此別

也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慨然而

嘆傷已見棄其恩薄○此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

反嘆本亦作歎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艱亦難



也。云所以嘸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中  
 至難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推草，為水浸之，嘸然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衰薄矣。推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為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以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為其夫薄之故，情疎而將絕，恩既疎薄，果生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嘸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中推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推，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芫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間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芫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推，臭穢，臭穢即芫蔚也。說文云：嘸，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菸，蔞也。然則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嘸為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推處其中而乾，故知以

陸草傷水為喻。中此別。正義曰：以此與離共文，故知當為別義也。中中谷有推，嘸其脩矣。中脩且乾也。中脩如字，本有女仳離，條其獻矣。中條，條然獻也。中獻，籀文嘯，字本又作嘯。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中云：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中谷有推，嘸其溼矣。中驪遇水則溼。中云：驪之傷於水，始則溼，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也。徒如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中有女仳離，啜其泣矣。中啜，泣貌。中啜，張劣反。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中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



也。復扶也。又反也。當先溼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溼。故知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已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辭也。○及與至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

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岳。又音洛。兔爰三章章注同。覺古孝反。又如字。下同。○七句至生焉。○正義曰。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其

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丁忽為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中肩。自是矢傷王身。此言師敗。正謂軍敗耳。據邲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敗。則知此云傷敗。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



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政有緩有急君子亦為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

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

有急者有所躁感也躁七刀反本亦作慄沈七感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

感于六反本亦我生之初尚無為尚無成人為也

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軍

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罹憂吪

動也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

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罹本又作離力知反吪本亦作訛

無

此

五戈反長張丈有兔至無吪正義曰言有兔無

及大音代賀反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

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為政有

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感者則急此言王為政用心

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

幾無所成人之所為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

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

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爰爰至不均

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兔言緩則雉為急矣雉

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

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有所躁感者定本作操義

並得通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

尚也是尚得為庶幾也易云庶幸也幾覲也是庶幾

者幸覲之意也以傳言尚無成人者為成人之所為

正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罹憂吪動正義曰

皆釋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學覆車也今之翻車



大綱也覆芳服反車赤奢反我生之初尚無造造偽也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謂之量輩學覆車○正義曰下傳

謂之量輩量輩與此一也釋器云繁

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

車也有兩轅中施骨以捕有兔爰爰雉離于量

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庸用也云庸勞也我

覆車也之學學我生之初尚無庸聰聞也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云百凶者

兔爰三章章七句

王構怨連禍之凶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

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藟力軌反藟

藤也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似葛黃雅云藟

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葛藟三章章六句至族焉○正義曰棄其九族者

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

作此詩以刺王也此敘其刺王之由經皆陳族人

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

九族至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

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

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

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

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

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



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婚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者非棄高祖之身

縣縣葛藟在河之許傳興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

許傳云葛也藟也生于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

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

○許呼五反長不張丈反下同涯本亦作厓魚佳反施始豉反下同終遠兄弟謂他人

父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傳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

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為已父族

人尚親親之辭○遠千萬反又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如字注下皆同

傳云謂他人為已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

縣縣至我顧。正義曰縣縣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任河之許得河之潤故也以與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施恩於我我謂他人



不

三言正

卷四之一

漢世

為已父也。謂他人為已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已，與他人為父同。責王無父之恩也。傳水涯曰：濟。正義曰：釋水云：許水涯。李巡曰：濟水邊地名。涯也。縣縣葛藟在河之渙。渙，涯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傳王

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云有識有也。渙，

涯。正義曰：釋丘云：渙為涯。李巡曰：渙一名涯。郭璞曰：謂水邊也。云王又無母恩。正義曰：又者，亞

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

恩也。定本及諸本，繇繇葛藟在河之濬。濬，水廉也。又作后義亦通。

○濬，順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水濬旁從水。郭云：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為濬，不發聲也。濬，魚檢反。何音檢，爾雅云：重，龜濬。郭云：形似累，兩重。濬上大下小。李巡云：濬，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呂恬理，染二

反。廣雅云：濬，清也。與此義乖。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云不與我相聞命也。昆，兄也。謂他

釋丘云：夷上洒下，不濬。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階下故名濬。孫炎曰：平上階下，故名曰濬。不行者，蓋衍字。

郭璞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濬，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濬，即彼濬也。釋山云：重，龜濬。孫炎曰：山基有重

岸也。濬是山岸，濬是水岸。故云水濬。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

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使所史。采葛三章反，下竝同。章三句至

讒也。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

三詩疏

卷四之一

二十一



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也臣之懼讒於  
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  
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  
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  
其義亦同作  
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為絺絺

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云興者以

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

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  
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疎為懼益甚故以

多時況少時也葛所至讒矣正義曰言所以  
為絺絺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  
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多過小  
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

於君已憂懼於讒矣**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

共祭祀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音恭

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

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  
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

祀以脂蕪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  
奠然後蕪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  
祭祀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  
祭祀所須者喻大事使出**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所

以療疾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蓋反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天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疏**大車三章章四句至訟焉。正義曰

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跛也。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葵

**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葵，騅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

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云葵，蘆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

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覽反。毳

尺鏡反。冕名。葵吐敢反。騅本亦作佳。音佳。豈不爾思

畏子不敢。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云此二句者

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畏

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

辭。禮與大車至不敢。正義曰言古者大夫乘

其有青色者如葵草之色。然乘大車服毳冕巡行

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

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

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

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大夫至決

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

車



車春官中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  
 備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  
 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  
 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之狀故為車  
 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  
 郭釋言文郭璞曰蒺藜色如雛在青白之間傳以經  
 三如蒺藜以衣冠比蒺藜色故先解蒺藜色又解草言蒺藜是  
 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蒺藜孫炎郭璞皆以蘆蘆為  
 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蘆為一草此傳蒺藜為蘆之  
 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蒺藜為一也春官司服曰  
 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  
 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  
 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  
 職曰王之三公入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  
 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  
 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  
 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  
 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

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  
 加命及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  
 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  
 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  
 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  
 刺之耳○蒺藜蘆至如雛○正義曰蒺藜釋草文以  
 傳解蒺藜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  
 封謂為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  
 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  
 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  
 云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  
 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  
 侯入於王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  
 為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為卿子男入為  
 大夫諸侯之數眾王朝之官少或侯伯為大夫非  
 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十正顧  
 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  
 為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本國之服故鄭志



也一作色

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為大夫仍得服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葵者以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為之裳則刺綉為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雛故得如葵也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績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惟用綉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綉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績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也臯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績明畫為績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為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為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按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績則袞

雖

禾  
縠  
縠

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二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績絺冕則衣亦繡也知綉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綉是績綉皆五色其青者如雛其赤者如頰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葵為雛箋以葵為雛似如鄭答云雛鳥青非草名蘆亦青故其青者如雛大車啍啍毳衣如璫

又徒孫反璫音門說文作璫云以毳為璫也解此璫云玉璫色也木之赤苗謂之璫玉色如之頰勅貞反也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赤也

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縠再染謂之縠郭璞云淺赤也說文云璫玉赤色故

及古



以禘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穀

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

**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

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

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

皦本又作皎古了反穀則至皦日正義曰言

壙古晃反別彼列反古之大夫聽政也非徒不

敢淫奔又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

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

此言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

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闇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傳

穀生至為一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貌

故為白也內則曰禮始于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

入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

穴者死則神合同而為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

設同几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

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

之後神合為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疏**丘中有

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

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為去治賤事所在有功故

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思之至

見之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見已之貌來食謂

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



息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當先息子國不應先息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息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息子國也卒章言彼雷之子亦謂子嗟耳

丘中有麻彼雷子嗟

**傳** 雷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堯堯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箋** 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賢

**彼雷子嗟將** 賢○堯本亦作敷若交反堯若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

遠一作逮 苦 之意昌慮反於朝直遠反則治理直吏反

王

其來施施

**傳** 施施難進之意 **箋** 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貌

**○將** 主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 **○丘** 至來施施○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觀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堯堯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雷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遙述其行彼雷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其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堯堯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雷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雷氏之子嗟其將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已閱其放逐愛其德義冀來見已與之盡歡

**○雷** 大至所治○正義曰賢人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雷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雷氏大夫氏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釋丘云非人力為之

是



丘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堯堯之處堯堯謂地之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堯堯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子嗟至為賢。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即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為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政隱遁則能使堯堯生物所任則治理是其所以為賢也。施施難進之意。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為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為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施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息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為伺候閒暇獨來見已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已。丘中有麥彼

留子國

子國子嗟父

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

經將其一作其將

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已得厚待之

一云鄭音

嗣復扶

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又反。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言子

至世賢。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子國至得食。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言其至待之。正義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已來至已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欲飲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



遺我美寶

云雷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

敬已而遺已也

○貽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

**傳** 玖石至美寶。正義曰。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雷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雷氏至遺已。○正義曰。箋亦以佩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已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已。已得食之言。已之待雷氏。此章雷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雷氏之子教已。是思者與雷氏情親。故云雷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為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卷終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

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鄭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

滎



桓公

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元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號鄭之地而國之而鄭亦有詩既譜鄭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鄭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眾與東上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于男之國號鄭為大諸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

曰若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號鄭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七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號鄭為鄰若克號鄆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號鄆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為異散則國亦為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號鄭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為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為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

毛詩流

卷四之三二

及古閣



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號鄭之地明是武公滅號鄭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按鄭世家史伯云號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諱居之號鄭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號鄭民皆公之民也桓公臣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號鄭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鄭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鄭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號鄭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桓十六年

左傳子產曰皆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大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為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語云居漆洧之地此云食漆洧焉則鄭都其在鄭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鄭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服虔云鄆城故鄆國之墟杜預云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鄆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鄆譜亦云則鄆鄭同地而云鄆非鄆都者正以鄆國別有鄆城決知鄆國之都非鄆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鄆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



所及非謂鄭居鄭都也鄭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鄭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鄭之國自然亦為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若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爵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竝為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為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為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

及

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鄭風已作故云又作按左傳又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公子躋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躋十八年齊人弒子躋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躋立四十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則襄裳車東門之墀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為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



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為被逐而作是  
忽前立詩事也山有扶蘇釋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  
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皆後立時  
事也褻褻息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  
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  
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  
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  
應患大國之見正褻褻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墀  
風雨子矜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  
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  
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  
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  
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  
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  
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  
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  
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  
由爛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

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  
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  
上大叔于田爲  
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  
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  
宜○緇側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  
基反 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  
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美於其卿之職鄭國  
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  
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  
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

善



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  
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  
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父謂至其宜○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  
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  
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  
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  
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  
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  
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  
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  
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與功是司  
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  
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  
不爭鬪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  
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  
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

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  
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教  
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  
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  
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  
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  
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  
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  
淇澳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  
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  
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爲雅  
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

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  
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  
○敝本又作弊



符世反朝直 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粢兮 適之  
 遙反下同 館舍粢餐也 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 云卿士  
 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 如今之諸廬也 自館還在采  
 地之者 我則設餐以授之 愛之欲飲食之 反 館古翫  
 反殮也 殮蘇尊反 廬力 緇衣至粢兮 毛以為武  
 於反飲於鳩 反食音嗣 公作卿士服緇衣 國人美  
 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 今言其德稱其服也  
 此衣若敝 我願王家又復收而為之 今願其常居其  
 位 常服此服也 卿士於王宮有館舍 於畿內有采祿  
 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 自朝  
 而還 我願王家授于武公以采祿兮 欲使常朝於王  
 常食采祿也 采祿王之所授 衣服王之所賜 而言予  
 為子授者 其意願王為然 非民所能收受之也 鄭  
 以為國人愛美武公 緇衣若弊 我願為君收作兮 自

館而還 我願授君以飲食兮 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  
 飲食也 鄭以授之以食為民授之 則改作衣服亦民  
 為之也 緇黑至之位 正義曰 考工記言 染法  
 三入為纁 五入為緇 七入為緇 注云 染纁者 三入而  
 成 又再染以黑 乃成緇 是緇為黑色 此緇衣卿士冠  
 禮所云 主人玄冠 朝服緇帶 素鞶 是也 諸侯與其臣  
 服之 以日視朝 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 美武公善為  
 司徒而經云 緇衣 則緇衣卿士所服也 而天子與其  
 臣皮弁以日視朝 則卿士旦朝於王 服皮弁 不緇  
 衣 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 謂既朝於王 退適治事  
 之館 釋皮弁而服 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言緇衣之宜  
 謂德稱其服 宜衣此衣 敝則更願王為之 令常衣此  
 服 以武公繼世為卿 並皆宜之 故言有德君子 宜世  
 居卿士之位焉 緇衣至弁服 正義曰 退適治  
 事之處 為私也 對在天子之庭 為公 此私朝在天子  
 宮內 卽下句適子之館 今是也 舜典云 關四門者 注  
 云 卿士之職 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 言四門者 亦因  
 卿士之私朝在國門 魯有東門 襄仲 宋有桐門 右師  
 及古閣



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韜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適之至采祿。○正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為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為舍也。粢，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為粢，謂餐食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粢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粢也。○卿士至飲食。○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朝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

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粢，則還有所至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粢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粢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為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籩豆有踐，緇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好猶宜也。云造為也。造為。○正義曰：釋言文。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緇衣。三詩充。及古閣。



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蓆大也。云作爲也。音蓆。  
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皆同。勝音升。祭側界。反。後放此。聽吐。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丁反。好呼報反。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

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與師伐之。是致大亂國也。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



子

請曰一本作諫曰

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傳將請也仲子祭仲

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

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

無踰我里踰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踰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

不與臣請除之○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驟仕救人也服虔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

仲可○段將此一將字如字與音餘

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將仲子至可畏

○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今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踰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

毛詩疏

卷四之三十一

及古閣



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二十五家為里也無踰我里謂  
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  
居表牆耳四牡傳云祀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  
也陸璣疏云祀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  
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井淇水傍魯國泰山  
汶水邊純杞也○祭仲至除之○正義曰哀十二  
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服虔云驟數也箋  
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  
不應固諫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  
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為其諫非一故言  
初諫曰以為數諫之意按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  
今箋以為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  
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為諫  
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  
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為祭仲諫○懷私至得從  
○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  
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為懷  
私之義故以懷為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

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雖亡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無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之眾也○垣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  
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種木  
也檀疆韌之木○檀徒丹反木名疆其良反一音居  
良反韌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本  
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桑旁作刃為是桑絲  
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紉秋蘭以為佩是也○園  
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  
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故云疆韌  
之木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  
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碩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  
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  
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三詩流  
卷四三十一  
及古曷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善也說音悅

鑑若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甲鎧也世本云梓作甲宋仲子云

愛反少康于名梓也經典皆謂之甲

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取禽也巷里塗也

後大夫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巷學絳反大音泰

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云洵信也

祿一作私

手手

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洵蘇叔于至且仁正義

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

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知叔也信美好而且仁

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取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

過度時呼為大取左傳謂之京城大取是內寵而異

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取于田因各曰田故曰田

取禽也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

之塗道也洵信至又仁正義曰洵信釋詁文

好而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叔于狩巷

無飲酒冬獵曰狩云飲酒謂燕飲也狩手又

反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正義曰釋天文

及古

毛詩疏

卷四之三



李巡曰闔守取之無所擇也。叔適野巷無服馬。云適之也。郊外

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云武有武節。郊外至乘馬。正義曰釋地云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也。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

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

耳。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技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為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

妄為武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而好勇。好衍字。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衆。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禮。禮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叔于田本或作

乘上如字。下繩。證反。後句例爾。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

諧中節。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音祖

仲反。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烈具俱

也。云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藪素口反。韓詩

禮。禮暴虎。獻于公所。禮。禮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

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也。禮本又作袒。音但。將



叔無狃戒其傷女

**傳**狃習也

**箋**云狃復也請叔無復

者愛也

**○**將七羊反請也毋音無本亦

**疏**大叔至傷

為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為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眾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袿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眾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為亂而公不禁故刺之鄭唯以狃為復餘同**○****傳**叔之從公田正義曰下云禮袿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傳**驂之至中節正義曰此經正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一章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

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

既言執轡如紕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

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

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也乃云叔身善

御**○****傳**藪澤至具俱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

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

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

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

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藪云

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

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

之烈火烈嫌為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為列言火

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

列人持火此為宵田故持火燎之具備即偕俱之義

故為俱也**○****傳**禮湯至搏之正義曰禮湯肉袒釋

訓文李巡曰禮湯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袿

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

**傳**狃習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

**傳**三寺疏

卷四之三十四



復為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狂。叔于田乘乘黃。

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

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雁行者言與

中服相次序。

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

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

忌抑縱送忌。

曰送。

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雁

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數

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

御矣。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

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

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

射也。叔既得眾多才如是。必將為亂。而公不禁。故刺

之。兩服至次序。正義曰。小戎云。騏驎是中。駟

驪是駟。駟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

為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

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眾馬之最上也。曲禮注

云。雁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

兩驂與服馬雁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

為光也。揚揚光。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

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

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

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叔

于田乘乘。騏驎白雜毛曰騏。騏音保。依字。兩服

作騏。騏力馳反。兩服

及古



齊首傳馬首齊也兩驂如手傳

進止如御者之手傳

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臯傳臯

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傳慢遲罕希也傳云田事

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傳慢莫晏反抑釋棚忌抑

鬯弓忌傳棚所以覆矢鬯弓發弓傳云射者蓋矢發

弓言田事畢傳棚音水所以覆矢也馬云積丸蓋也

反傳叔于至弓忌傳毛以為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

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

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

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叔

執鬯以發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傳

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為異餘同以如者此諸外物

故易傳傳驪白雜毛曰鴉傳正義曰釋畜文郭璞

曰今呼之為鳥鴉傳慢遲罕希傳正義曰以惰慢

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為希也

傳棚所至發弓傳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

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積丸蓋杜預

云或說積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棚為

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

云棚所以覆矢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發

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發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本故作是詩也。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

狄于竟，時狄侵衛。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

亮反，御魚呂反。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

公之時，將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為，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

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

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狄人雖去，高

克未還，乃陳其師旅，鄭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

公不召，軍衆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

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

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

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

為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

清人在彭，駟介旁。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具說翔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上，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之。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句不伐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介甲也。云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四馬也。介。

音界旁補彭反。王云疆也。駟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重英。矛有英飾也。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

飾。矛莫侯反。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鉞音地。或謂之鉞。鉞音蟬。或謂之鏃。鏃音

錯。工反。其柄謂之矜。矜音巨。中反。重直。龍反。注下同。英如字。沈於耕反。酋在由反。翺翔。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

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

是。翺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刺也。清邑至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

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于境。明在鄭衛境上。言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

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

庶一作驥註同

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境為郊也。下言消

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

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

甲也。非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為不

得已之義。與下庶庶為武貌。陶陶為驅馳之貌。互相

見也。重英。重英。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

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

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二

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

短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

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

矛。故知二矛為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

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

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

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

寺流

卷四二十八

及古蜀

各自有飾。竝清人在消。駟介庶庶。消河上地也。庶



應武貌

○應表驕反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傳**

重喬累荷

也

**傳**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喬毛音橋鄭居橋

反雉名韓詩作鶴遺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榮同巨中反沈又居陵反近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劍削名也方言云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傳**重喬累荷詰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髙者也而二矛同髙其髙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髙傳解稱髙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髙下重累而相負揭**傳**喬矛至毛羽**傳**正義曰釋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鑿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則矛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鑿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

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

之猶今之鷲毛稍也

清人在軸

**傳**介陶陶

○軸河

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

○軸音逐地名陶徒報反

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

**傳**

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傳**

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

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

左○抽勑古反說文作陷他牢反云抽刃以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右抽

中軍作好○毛以為高克閒暇無為逍遙河上乃左迴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為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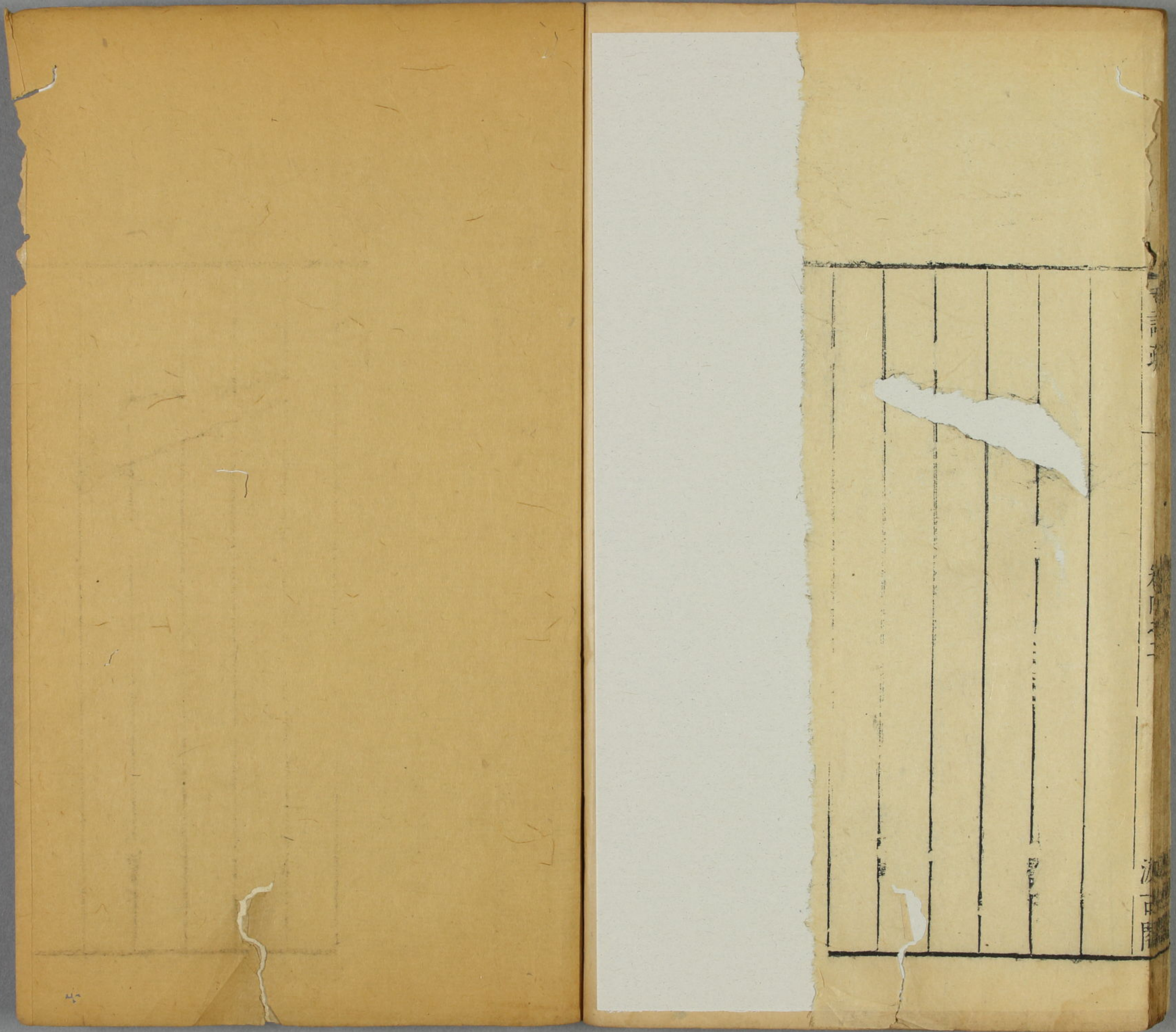


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鄭以高克使御人  
 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  
 克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左旋至容好。正義曰毛以為左右中總謂一軍之  
 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  
 克為將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  
 其無事故道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  
 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  
 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  
 正義曰變以左右為相敵之言。傳以左為軍之  
 左旋右為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  
 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  
 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  
 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  
 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  
 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為右卻克傷於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  
 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御

解張也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為將在鼓下  
 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  
 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  
 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  
 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  
 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藉之義云天子親載  
 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  
 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  
 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  
 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  
 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為  
 將乃然故云  
 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言

卷

海



